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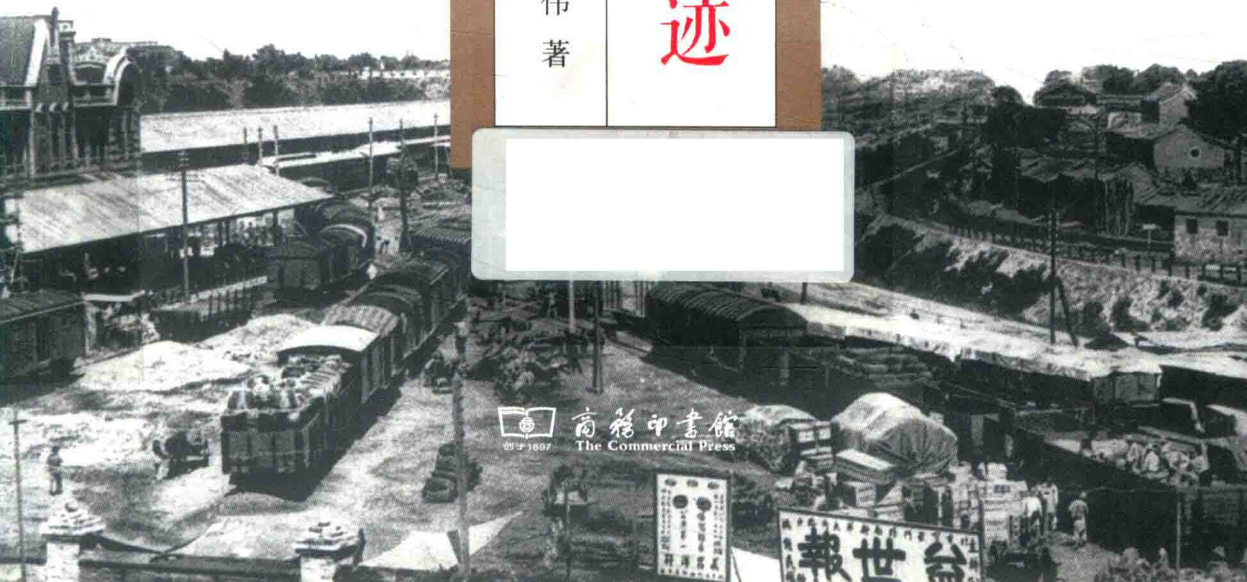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

朱京伟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

朱京伟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
朱京伟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ISBN 978-7-100-17928-7

I. ①近… II. ①朱… III. ①汉语—外来语—借
词—研究 IV. ①H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127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

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

朱京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928-7

2020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4

定价:89.00元



朱京伟，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并留校任教，后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日本关西大学分别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7）和文学博士学位（2004）。主要从事日语词汇学、中日词汇比较、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日文专著『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白帝社，2003）、《日语词汇学教程》（外研社，2005）等，在中日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80余篇。

目 录

序章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与相关资料	1
1. 西学东渐与中日的近代新词	1
2.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	5
3. 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中文资料	10
4. 江户兰学与明治时期日方资料	18
5. 清末民初书籍报刊类中方资料	23
6. 本书设定的研究重点	31

《时务报》(1896—1898)篇： 日人执笔“东文报译”，日语原词直入汉语

第1章 《时务报》中的二字日语借词	38
1. 《时务报》的主要栏目	38
2. 《时务报》的主要执笔者	43
3. 词语的抽取方法与分类	48
4.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52
5. 近代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57
6.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66
7. 《汉大》未收的二字词	70
8. 小结	71
第2章 《时务报》中的三字日语借词	73
1. 《时务报》三字词的概况	73

2. 区分不同来源的三字词	74
3. 三字词的前部二字语素	83
4. 三字词的后部一字语素	88
5. 《时务报》中的汉语三字词	94
6. 小结	97
第3章 《时务报》中的四字日语借词	99
1. 《时务报》四字词的概况	99
2. 区分不同来源的四字词	100
3. 《时务报》中的汉语四字词	109
4. 构词多的前语素与后语素	112
5. 四字词结构类型的中日比较	117
6. 小结	122

**《清议报》(1898—1901)篇：
梁氏主编在日出版，积极引进借词涌现**

第4章 《清议报》中的二字日语借词	124
1. 《清议报》的主要栏目和执笔者	124
2. 词语抽取的文章范围	126
3. 词语抽取的原则与分类	131
4.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133
5. 近代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137
6.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145
7. 《汉大》未收的二字词	153
8. 小结	154
第5章 《清议报》中的三字日语借词	155
1. 《清议报》三字词的概况	155
2. 区分不同来源的三字词	156
3. 前部二字语素和后部一字语素的特征	164

4. 语素义和构词功能均未变化的后语素	166
5. 语素义未变而构词功能变化的后语素	172
6. 语素义和构词功能均有变化的后语素	173
7. 日语「一的」、「一上」对汉语的影响	176
8. 小结	180
第6章 《清议报》中的四字日语借词	182
1. 《清议报》四字词的概况	182
2. 区分不同来源的四字词	183
3. 《清议报》中的汉语四字词	188
4. 构词多的前语素与后语素	194
5. 四字词结构类型的中日比较	199
6. 小结	205
 《译书汇编》(1900—1903) 篇： 专著翻译势在必行，术语借用当务之急 	
第7章 《译书汇编》与中日词汇交流	207
1. 出版概况与改版经过	207
2. 现存本与发行日期	209
3. 译书汇编社的出版书目	210
4. 原著者为日本人的文本	213
5. 原著者为欧美人的文本	215
6. 原著者为中国人的文本	218
7. 小结	220
第8章 《译书汇编》中的二字日语借词	222
1. 词语抽取与分类的概况	222
2.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223
3. 近代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229
4.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236

5.《汉大》未收的二字词	241
6. 小结	242
第9章 《译书汇编》中的三字日语借词	244
1.《译书汇编》三字词的概况	244
2. 区分不同来源的三字词	246
3.《译书汇编》中新出现的后语素	254
4. 后语素的语素义和构词功能	259
5. 后语素与新词增长的幅度	262
6. 日语「一的」、「一上」进入汉语的过程	268
7. 小结	273
第10章 《译书汇编》中的四字日语借词	275
1.《译书汇编》四字词的概况	275
2. 区分不同来源的四字词	276
3.《译书汇编》中的汉语四字词	282
4. 构词多的前语素与后语素	286
5. 二字语素的词性与结构类型	292
6. 四字词结构类型的中日比较	296
7. 小结	304

《新民丛报》(1902—1907)篇： 政法文史兼容并蓄，借词造词双管齐下

第11章 《新民丛报》与中日词汇交流	306
1. 主要作者与主要栏目	306
2. 梁启超的文章与日语借词	308
3. 梁启超论“东籍”与“东学”	312
4.《新民丛报》的夹注与日语借词	315
5. 与日语借词有关的栏目	320
6. 小结	324

第 12 章 《新民丛报》中的二字日语借词	326
1. 词语抽取与分类的概况	326
2.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327
3. 近代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330
4.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337
5. 《汉大》未收的二字词	349
6. 小结	350
第 13 章 《新民丛报》中的三字日语借词	352
1. 《新民丛报》三字词的概况	352
2. 区分不同来源的三字词	353
3. 语素义和构词功能均未变化的后语素	362
4. 语素义未变而构词功能变化的后语素	367
5. 语素义变化而构词功能未变的后语素	370
6. 语素义和构词功能均有变化的后语素	374
7. 小结	376
第 14 章 《新民丛报》中的四字日语借词	377
1. 《新民丛报》四字词的概况	377
2. 区分不同来源的四字词	378
3. 《新民丛报》中的汉语四字词	387
4. 构词多的前语素与后语素	393
5. 小结	397

**《民报》(1905—1910) 篇：
作者激进精通日语，借词趋稳新词渐少**

第 15 章 《民报》与中日词汇交流	399
1. 《民报》的主要栏目	399
2. 《民报》的主要作者	404
3. 《民报》作者与日语借词的关系	413

4. 小结	420
第 16 章 《民报》中的二字日语借词	422
1. 词语抽取与分类的概况	422
2. 有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424
3. 近代产生新义的二字词	428
4. 无古汉语出典的二字词	435
5. 《汉大》未收的二字词	442
6. 对清末 5 报二字词的总体回顾	442
7. 小结	446
第 17 章 《民报》中的三字日语借词	448
1. 《民报》三字词的概况	448
2. 区分不同来源的三字词	449
3. 构词多的后部一字语素	456
4. 语素义和构词功能均未变化的后语素	459
5. 语素义未变而构词功能变化的后语素	463
6. 语素义变化而构词功能未变的后语素	464
7. 对清末 5 报 2+1 型三字词的总体回顾	465
8. 小结	474
第 18 章 《民报》中的四字日语借词	476
1. 《民报》四字词的概况	476
2. 区分不同来源的四字词	478
3. 《民报》中的汉语四字词	486
4. 构词多的前语素与后语素	491
5. 对清末 5 报 2+2 型四字词的总体回顾	496
6. 小结	506
参考文献	508
词语索引	518
后记	533

序章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与相关资料

现代汉语里有许多从日语借来的词，通常简称为日语借词。日语借词属于汉语外来词的范畴，但又与那些源于欧美语言的音译外来词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利用中日两国共用汉字的特点，直接把日语的汉字词（即日语的「漢語」）按照原形和原义搬到汉语里。由于日语借词的词形与汉语词汇基本相同，所以双方一经融合便难辨彼此，加之数量庞大，已经确认的就有上千词，尚待辨别的也绝非小数。日语借词研究的重要性无须多言，然而为什么要以清末报纸作为日语借词研究的原始资料呢？这与日语借词问题产生的历史有关，需要先做一番背景介绍，为进入正题做好铺垫。

1. 西学东渐与中日的近代新词

16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为中日词汇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16世纪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后，通过翻译出版中文西学书，创造出一批宗教和科学新词。这些西学书于18世纪前半期传入日本，成为诱发江户兰学兴起的一个外部因素。18世纪后半期，兰学的翻译出版进入全盛期，兰学家们在吸收来华传教士词语的同时也创造了一批日语汉字词，有一部分传承至今。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编译的英华字典和西学书在幕末明治初期传入日本，又将一部分新词带到日语之中。进入明治时期后，日本通过翻译引进西方科学的风潮愈演愈烈，其间以汉字词为主的新术语名词层出不穷，到明治中期日语的各学科术语体系已基本形成。正当此时，1896年中国人开始赴日留学，在日本和国内创办报纸和翻译日书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于是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

日语借词大量涌入汉语的高峰期。

在上述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与江户兰学家担负了译介西学的重要使命，成为创制中日近代新词的先行者，而明治时期产生的各学科术语名词则是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直接源头。因此有必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1.1 传教士和兰学家对新词的贡献

在中国方面，7世纪中叶的佛经翻译是外来文化影响汉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创造出许多新的二字词（或称双音词），有力地推动了汉语词汇从单字词向二字词过渡的进程^①。而外来文化影响汉语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则出现在相隔近千年之后的16世纪末到17世纪。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以西学为敲门砖来华传教，与中国人合作翻译了一批介绍欧洲科学知识的书籍，为汉语提供了天文、地理、历算等方面的许多新词。其后，中国经历了约90年的闭关锁国时期。到1807年马礼逊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翻译《圣经》、创办报纸、编译英华字典和西学书，这是外来文化影响汉语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期。由此可见，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既是西学东渐的使者，也是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期间汉语术语类新词的主要创造者。

在日本方面，正当天主教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出版宗教和西学书籍时，江户幕府于1630年发布禁书令，禁止传教士的中文西学书输入日本，并于1633—1639年间接连发布锁国令，禁止外国船只驶进日本港口。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延续了90年，直到1720年禁书令缓和之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西学书才得以进入日本。1740年代，一些在锁国时期与荷兰商船打交道的长崎“通事”（即口译者），从学习荷兰文起步，逐渐发展为用荷兰文译介西学的“兰学”。在此过程中，天主教传教士的西学书对兰学的翻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兰学家们除了借用传教士的词语，还参照传教士的造词方法自创了许多日语汉字词（即「漢語」）。兰学家们创造的新词既有二字词也有三字词和四字词（即「二

^① 参见梁晓虹（1994）。

字漢語」、「三字漢語」和「四字漢語」), 这成为明治以后日语的主要构词方式。因此可以说, 日语词汇的剧变并非始自明治时期, 而应上溯至几十年前的兰学时期, 兰学家们才是为近代日语词汇奠基铺路的先驱者^①。

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出版西学书, 一般采取传教士口述翻译原文的内容, 由与之合作的中国文人笔录润色成汉语文章的方式, 新词是双方合作的产物。但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都不是专门领域的内行, 再经过从口述到笔录的讹误, 难以保证译词的准确。相比之下, 江户兰学家是自己掌握荷兰文之后, 独立进行原著的翻译。以现代的眼光看, 兰学家创造的术语名词在专业性和系统性方面更胜一筹。

1.2 明治时期各领域新词的涌现

到江户末期, 由于英美两国的实力后来居上, 日本知识界顺应潮流从“兰学”向“英学”转向。明治初年, 以“明六社”成员西周、津田真道、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等为首的启蒙学者翻译出版了多种介绍欧美哲学、法律、政体的文章和书籍。启蒙学者们沿用或新造的主要是汉字词, 从而奠定了以汉字词为主构建日语术语体系的大方向。在大力翻译各领域外国著作的热潮中, 各学科的教科书、专著、专业辞典层出不穷, 涌现出的新词语难以计数, 而数量最多的就是汉字词。

笔者认为, 尽管日语各学科术语的形成有先有后, 但就造词的总体情况而言, 可将明治 45 年时间分为前半期(明治元年至明治 28 年, 即 1868—1895)和后半期(明治 29 年至明治 45 年, 即 1896—1912)。前半期是各领域新词出现得最多最快的时期, 而后半期则进入了各学科术语的调整和定型期。清末中国人开始赴日留学的 1896 年(明治 29 年), 正值明治后半期的开始, 各学科的术语体系在日语中已基本形成, 因而有可能通过 20 世纪初兴起的日书翻译热潮, 比较完整地引进日语的各学科术语。

1.3 日语借词问题的由来与研究

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绵延千年以上, 至今日语里仍有近一半的词汇是使

^① 参见朱京偉(2011a, 2011c, 2015b)。

用汉字并近似古汉语读音的「漢語」^①。从古代到近代以前，两国间的词汇交流一直是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出，但到18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随着江户兰学的兴起，日本的知识界把目光转向欧洲开始引进西学，并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契机，走上富国强兵、脱亚入欧之路。然而，日本在语言文化上却无法脱离汉字和汉学，在引进西学时，日本人或沿用古汉语词，或以旧词翻译新义，或自行创造新汉字词，使日语词汇在明治时期实现了跨越式的近代化。

此时的中国积弱已久，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令举国震惊，次年清政府便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国内也兴起了学日文译日书的热潮。国人发现中日之间有共用汉字之便，日语里的汉字词虽然念法不同，但大部分可以凭字面理解并照搬使用。于是在19—20世纪之交的十多年间，西方的科学知识通过国人翻译的日文书籍从日本转口进入中国，而大批日语汉字词也随之进入汉语。在此期间，中日词汇交流的方向出现了逆转，变成日本向中国输出词语。这些日语汉字词的外形和结构与地道的汉语词并无二致，一旦彼此交汇便难以分辨，由此而产生了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问题^②。

1958年，汉语学界曾一度出现研究日语借词的动向，但很快便由于政治因素的阻碍而中断。进入1990年代后，各国学者开始了新一轮研究，出现了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1997）、马西尼（意）《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97）、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2001，第4章、第5章）、李博（德）《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2003）、朱京伟『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2003）、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等一批代表

① 根据（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1964）的调查结果，从单计词数看，在日语词汇中「漢語」占47.5%，「和語」占36.7%。

② 参见实藤惠秀（1970）；朱京伟（1994）；沈国威（1994）；顾江萍（2011）。

性成果,拓宽了研究空间,丰富了研究内涵^①。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步伐加快,与日语借词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陆续出现,一些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研究者也日渐成熟,恕不在此一一赘述。

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已知和未知的日语借词,但如果将研究范围局限在现代汉语之内,就无法弄清日语借词的来龙去脉。首先,需要调查中日双方的相关资料。日语借词的源头在日本,主要来自明治时期产生的各学科术语。因此需要先利用日方资料摸清新词产生的情况,再利用中方资料查明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过程。其次,在汉语方面,要认定某个词是日语借词,先要证明它不是出自古代或近代的汉语词。而在日语方面,要认定某个词是明治新词,也需要证明它既不是古汉语词,也不是来华传教士所创造的词。由此可见,日语借词研究所涉及的资料横跨中日两国,纵贯若干资料群,其范围十分宽阔。以下拟从历史进程和相关资料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概括。

2.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

中日双方既有分别造词的隔绝时期,也有一方影响另一方的交流时期。为了便于中日对照,笔者尝试用一览表的形式对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进程做一概括,每个时间段以两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起止点,为了便于叙述,每段时间以序号(1)——(6)表示。

表1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

年代分期	中 国	日 本	词汇交流动向
(1) 17世纪	1582年利玛窦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出版西学书籍。除传教内容外,科学书约占4成。	1630年发布禁书令,禁止传教士的中文西学书籍输入。进入锁国时期(持续约90年)。	来华传教士在西学书中创造了许多新词,但无法传入锁国之下的日本。

^① 为了区分文中的汉语和日语,本书在引用汉语时使用“”、《》等汉语符号,引用日语时则使用「」、『』等日语符号,并相应地区分使用汉语的汉字和日语的汉字。

续表

年代分期	中国	日本	词汇交流动向
(2) 18世纪	1717年康熙皇帝发布禁教令, 传教士退出中国。中国进入锁国时期(持续约90年)。	1720年解除对传教士西学书的禁令。1774年《解体新書》出版, 兰学兴起。	天主教传教士的西学书和词语进入兰学书, 兰学书中也创造出许多新词。
(3) 1800—1839	1807年马礼逊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始翻译《圣经》、编译英华字典、创办中文期刊。	兰学进入全盛期。医学、物理学、天文地理学、植物学、化学方面的兰学书先后出版。	兰学术语新词的高产期。兰学书中出现天主教传教士使用的词语。
(4) 1840—1867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新教传教士陆续出版中文报纸、英华字典和各学科西学书。	兰学的科学著述继续出版。幕末时出现英和辞典, 逐渐从兰学向英学过渡。	兰学书和西学书中各有新词出现, 但中日之间尚无词汇交流。
(5) 1868—1895	1868年江南制造局成立。英华字典、西学书、东游日记陆续出版。1895年甲午战争落败。	明治元年至明治28年。启蒙学者创造新词, 文部省主导各学科的翻译, 术语名词的高产期。	新教传教士的英华字典和西学书传入日本。清人东游日记中出现日语词汇。
(6) 1896—1912	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日。清末5报发行, 翻译日书盛行于世。1911年清朝灭亡, 民国开始。	明治29年至明治45年。各学科术语体系基本形成, 进入术语名词的调整定型期。	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高峰期。是日语借词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时段。

表1旨在勾勒出17世纪以后中日两国词汇交流的轮廓, 突出了中日对照和词汇交流的主线, 各个时间段的具体内容可概括如下:

(1) 中国开放而日本锁国的17世纪

时值中国的明末清初, 是天主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的时期。利玛窦来华是16世纪末, 但中文西学书的出版则在进入17世纪之后。西学书或许只是传教士为了开展宗教活动而使用的敲门砖, 但客观上起到了科学启蒙的作用^①。而在日本方面, 江户幕府因害怕基督教的渗透于1630年发布禁书令, 1639年幕府又发布锁国令, 日本进入了持续约90年的闭关锁国时期。从词汇交流看, 在华传教士的西学书中含有许多新造的术语名词(如: 天主、教会、造物主、十字架、

^① 参见熊月之(1994)之“一、杯酒还浇利泰西”。记述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华著述活动的专著和论文相当多, 熊月之先生对此做了梳理, 请参见熊月之(1994)第27页的脚注1。

三位一体；地球、赤道、南极、北极、经度、纬度、回归线、地平线；对数、直角、三角形、对角线；重心、视差、空气、显微镜等），但由于日本处于锁国状态下，中文西学书和词语未能在 17 世纪中进入日本^①。

（2）中国闭关而日本开放的 18 世纪

1717 年康熙皇帝因礼仪之争发布禁教令，将国内所有的天主教传教士驱逐出境并禁止传教士的书籍流通，中国由此进入闭关锁国时期。而与此几乎同时，江户幕府却于 1720 年放宽对禁书的限制，此后来华传教士的西学书得以进入日本。18 世纪中叶江户兰学悄然兴起，随着『解体新書』（1774）一书的翻译出版，兰学的成果开始显现并进入全盛期。兰学家们不但在著述中使用在华传教士的词语，还仿照其造词方法创造了许多汉字新词^②。

从词汇交流看，中国处在闭关锁国时期，而江户幕府放宽对禁书的限制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的西学书开始传入日本。兰学兴起后，兰学著作中有关于在华传教士西学书的记述，也有一部分传教士的词语进入兰学著作。纵观 17 世纪到 18 世纪，中国和日本交替进入闭关锁国，而且持续时间大约都是 90 年。受此影响，17 世纪在传教士西学书中产生的新词，到 18 世纪中后期才得以进入日本。

（3）19 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开始前的 40 年

在中国方面，马礼逊 1807 年来华后，先后译成《新约》和《旧约》，1823 年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了二者的合订本。同年，马礼逊还以《字典》为名出版了 3 册 6 卷本的英华字典。有几种传教士主办的报纸也在此期间问世发行，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15—1822）、《特选撮要每月记传》（1823—1826）、《天下新闻》（1828—1829）、《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33—1834）等^③。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方面的新词，但科学领域的新词有限，仍以使用传统的汉语单

① 目前，学界对天主教传教士创造的科学术语时有提及，但作为专题研究的论文和论著则比较少见，且散在各处，有待收集整理。

② 日本学界的兰学研究历史长久且成果颇丰，由日兰学会编纂的『洋学史事典』（1984）是兰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可资参照。

③ 参见熊月之（1994）之“二、西学从南洋飘来”；赵晓兰、吴潮（2011）。